

<<心腹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心腹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5426406

10位ISBN编号：7535426409

出版时间：2003-11-1

出版时间：长江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肖仁福

页数：428

字数：30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心腹>>

内容概要

杨登科为了实现自己登科转干的梦想，极尽钻营之能事，几经波折终于梦想成真，由边缘人至局长司机、局长心腹，再至办公室主任。

正当其春风得意、踌躇满志之际，却因为自己受贿和替局长顶罪而锒铛入狱。

出狱后，杨登科发现了妻子已投进了自己的顶头上司董志良的怀抱。

杨登科翻然悔悟，毅然决定撕破董志良道貌岸然的面皮，检举其贪污受贿的罪行…… 该小说对杨登科的可怜、可悲、可鄙性格的刻画入木三分，时时折射出作者理性批判的光芒。

而官场对人物性格的扭曲也由此可窥一斑，令人沉思不已。

## 作者简介

肖仁福，1960年生于湖南省城步县，1985年以前做过四年教师，此后一直在政府职能部门工作，近调湖南省邵阳市文联供职。

1988年前后开始从事文学创作，已出版和发表小说200多万字。

主要著作有：

长篇小说：《官远》2002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、《位置》2003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

小说集：《箫声曼》1994年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、2003年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、《机关大院》2002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《局长红人》2002年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、《脸色》2002年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。

<<心腹>>

书籍目录

## 章节摘录

书摘 无计可施的时候，杨登科才忽然想起一个人来，那就是毕业那天用警车送他回局里的电大同学钟鼎文。

如今流行这样的说法：要发财，去打牌；要想富，快脱裤。

钟鼎文在城西派出所做所长，天天抓不完的赌，捉不尽的嫖，抓赌捉嫖得来的钱除了部分上缴国库外，顺手牵羊的事也不是不可能，找他借几千元钱应该没事。

果然跑到城西派出所，杨登科刚一张嘴，钟鼎文就不折不扣，当即从包里掏出三千元，说：“够不够？不够我口袋里还有一个存折。

”杨登科心里感激得不得了，说：“够了够了。

”伸手去接钱。

不想钟鼎文手一缩，说：“先说清楚，拿这钱干什么去？现在单位向政府要钱都得说明用途，专款专用，朋友要钱也含糊不得的。

”杨登科知道钟鼎文下面的话是什么，故意说：“你做所长的见得多了，还看不出来？”钟鼎文说：“别绕圈子，我看不出来。

”杨登科故作神秘道：“包了个二奶，这样的事你总不好让我向老婆开口讨钱吧？”钟鼎文说：“还算坦白。

一等男人家外有家嘛，登科能赶上潮流，我是支持的，以后这方面的开支，老钟可提供部分援助。

”将钱给了杨登科。

出了城西派出所，杨登科没有去局里，打的直接回了九中。

刚好聂小菊上完课回到家里，见杨登科终于借到了钱，也替他高兴。

如今借几个钱太不容易了，有时能借到钱，甚至比赚了钱更能给人带来成就感。

将钱收好，正和聂小菊商量第二天到医院去看吴卫东父亲的事情，忽听外面有人咚咚咚敲门。

杨登科走到门后，对着猫眼往外一瞧，原来是战友猴子。

猴子不但姓侯，长得也跟猴子一样精瘦精瘦的，所以在部队里，战友们都叫他猴子。

猴子只在部队里呆了不到三年，就先杨登科复员回到郊区老家侯家村做了农民。

去年侯家村农民购买市农业局下属种子公司的稻种，秧苗育出来插到田里后，高的高矮的矮，秋后颗粒无收。

村民没法活命，只得集体上法院告了种子公司的，后来官司是赢了，钱却没拿到手。

为此猴子还找过杨登科，想请他帮忙到种子公司的去讨要法院判给他们的赔款。

当时杨登科没在单位里，两人没见上面，回家听聂小菊说起猴子，本来想过问一下，过后又把此事忘了个一干二净。

杨登科估计今天猴子又是为这事来找他的。

将猴子迎进屋，杨登科问是不是要去找种子公司的，猴子摇了摇脑袋，说：“现在哪还顾得上那事？”

杨登科说：“那你还有别的什么事？”猴子张张嘴，却没出声，欲言又止的样子。

杨登科说：“我们老战友了，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开句口嘛，何必这么婆婆妈妈的？在部队时，你好像不是这个鸟性格。

”再三犹豫，猴子才支支吾吾告诉杨登科，他老婆住院了，医院诊断是什么肠癌。

杨登科就明白了猴子的来意。

这是巧合，还是猴子会掐手指？要不自己刚借了钟鼎文的钱前脚迈进屋，猴子后脚便跟进屋借钱来了？

只是杨登科有些无奈，自己又不是为你猴子借的钱，怎么能将急着要用的钱转借给你？聂小菊怕杨登科抹不开战友的情分，把刚借来的钱给了猴子，忙过来满脸热情地对猴子说道：“嫂子住在哪个医院？我和登科一定抽空去看看。

”猴子说：“看就不需要了……”话只说了半句，聂小菊又赶紧接住道：“猴子你客气什么呢？你和登科是多年的老战友了嘛，我们去看看嫂子也是应该的嘛。

”猴子还想把后面的话说完，聂小菊又掉头对杨登科说：“快跟我去厨房做饭，留猴子吃顿便饭，一起看嫂子去。

## &lt;&lt;心腹&gt;&gt;

”抓了杨登科的衣角就要往厨房里拉。

杨登科终是不忍，站着不动。

正想说句什么，猴子已经看出女主人的意思，也就没将要说出的话出口，默默转过身，出了门。

杨登科满心惭愧，拿开还紧紧抓着他衣角的聂小菊的手，追到门边，说：“猴子你别走，家里烧的是管道煤气，饭一下子就做好了。”

”猴子已经到了二楼，说：“饭就免了。”

”那声音明显带有哭腔。

杨登科怔怔地站在门口，半天回不过神来。

他真想拿出刚收好的那三千元钱，追上猴子，递到他手上。

可他的脚心却像是铆在地板上一样，怎么也拔不起来。

杨登科万般无奈，看来用这个办法是没法巴结上康局长了。

但妻出门时，杨登科还是怀着一种侥幸心理，带走了两幅，看能否说服姚老师，勉强拿去展览一下。

跑到电大，伸手要敲姚老师家门了，杨登科又心生胆怯，实在没有勇气拿这样的东西去面对姚老师。

犹豫了一阵，杨登科终于还是下了楼，开车出了电大。

在街上转悠了半天，杨登科还是无计可施。

他甚至想出点钱，随便找一个人写两幅，署上康局长的大名，拿去让姚老师展览一番算了。

又生怕弄巧成拙，被书法家们和机关里的人知道了底细，反使康局长难堪。

白忙乎了半天，毫无结果，杨登科不免气馁。

就在杨登科别无他计，快要放弃努力时，他脑袋里突然冒出那次康局长写的“同意已阅”四个字来。

杨登科怦然心动了。

是呀，何不就让康局长来写这四个字呢？这四个字是杨登科见过的康局长写得最好也最为得意的字，尽管那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书法。

只是杨登科还有些犹豫，自己尽管不是书法家，但凭直感，也觉得并不是什么字都是可以入书法的，毕竟“同意已阅”四个字也太实用太世俗了点。

转而又想，字又不像机关里的人可分三六九等，有什么干部工人之异，局长科长科员之别，汉字与汉字应该是生而平等的。

何况什么字入书法，也没谁作过批示，打过招呼，下过红头文件，或作过什么硬性规定，只要写得好，哪个字不是现成的书法？杨登科豁然开朗，马上又去了康局长家。

果然，当杨登科说出“同意已阅”四个字时，康局长眼睛便放电一样闪了一下。

说实话，康局长也是不折不扣的大学毕业生，算是正儿八经的知识分子。

有道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就是做文章，参加革命工作特别是做上领导之后，难免天天跟汉字打交道，文学水平更是日见长进。

可最能让康局长心动和念念不忘的，恐怕还是“同意已阅”这四个平平常常的汉字，说他对这四个字心向往之，情有独钟，也是一点不带夸张的。

事实是当领导的可以什么字都不会写，只要能写这四个字，同时也善用这四个字，便基本具备了当领导的能力。

不过尽管如此，康局长还是不敢相信这四个字也可当做书法来写，担心道：“书法作品跟批报告签文件大概不是一回事吧？”杨登科知道康局长已经动了这个念头，说：“同意已阅是批报告签文件的常用字，这确实不假，可这四个字也是汉字，是汉字便都是我们的老祖宗仓颉同志亲手所造，为什么不可以写成书法作品呢？”康局长将杨登科的高见认真一琢磨，还不无道理。

陡然间便茅塞顿开，心明眼亮了，更加坚定了写好这四个字的坚强信心和旺盛斗志。

杨登科见康局长有了这个姿态，甚喜，不待康局长发话，就摊开徽纸，磨好徽墨，并捧过桌上的徽笔往他手上递去。

康局长没再推辞，接笔于手，先是静思片刻，将大脑里的异念点点滤去，然后想像着桌上的徽纸就是科长主任们双手呈送上来的文件和报告，正等着他签字画押，行文生效。

待到气定神凝，渐入佳境，康局长才将徽笔伸到砚台上，轻轻探了探墨，再悬笔于纸上。

仿佛是眨眼之间，康局长就唰唰唰唰，笔走龙蛇，左右相衔，上下贯通，只几下，“同意已阅”四字

## &lt;&lt;心腹&gt;&gt;

便跃然于纸上。

杨登科顿时就呆了，他怎么也没想到，别的字写出来与所谓书法艺术相去十万八千里的康局长，写这四个字时竟是这般得心应手，如鱼在水。

而且比上次写得更加娴熟，看来这段时间康局长没少练这四个字。

杨登科脑海里猛然跳出出神入化这个词汇来，心想这四个字，恐怕就是让真正的书法家来写，也不见得比康局长写得这么惊心动魄。

想想也是的，一般书法家手上的功夫再深，但于这四个看去很平常的字眼，绝不可能像康局长这样有如此深切的心得和觉悟，而书法的最高境界不就是一种心境悟境甚至化境么？既然要上升到化境的层面，那纯粹的形而下的技术也就无济于事，必须心到意到，才可能功到，尔后功到自然成，这里的功可是超乎普通意义上的书法的。

康局长对这四个字非常满意。

想不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写出来的字并不怎么样，这么随意写出来的“同意已阅”四个字却风骨凛然，不同凡响。

只是写这四个字时，康局长因心力过于集中，压根就没想起自己是在写书法，没有自右至左竖写，而是习惯成自然，像平时签文件和批报告一样，自左至右横写，信手而成，这似乎有违书法作品的惯例。

好在没有写成一行，而是“同意”在上，“已阅”在下，看上去还不至于过分呆板。

感到为难的是落款了。

写到右下角，不像书法作品的署名，得写在左下角，可那“同意已阅”四个字却是横着的。

此时杨登科已在分成两“不对，《森林报》每期我都读过，可就是……”“即使你读到了我的诗，你会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”阿迷糊曲里拐弯气愤地乐的写法不相一致了么？”杨登科说：“这么署名没错，到时你就知道了。

”康局长依然不知何故，但还是依杨登科所说，将自己的大名竖着写在了左下角。

事不宜迟，等纸上的字墨迹已干，杨登科就小心将这幅所谓的书法作品卷好，外面用报纸裹了，如获至宝似的，捧着出了康府，然后爬上面包车，朝电大飞驰而去。

敲开姚老师家门，杨登科打开手上的字幅，姚老师的眼睛便鼓大了，觉得纸上的四个大字不是写上去的，而是双手把紧了大红印章，砰砰砰一下一下戳上去的，每个字仿佛都蕴含了权力的威严和肃穆，可谓人木三分。

姚老师感叹道：“仅从书法角度来说，这几个字显得确实粗糙了些，却粗糙得毫无匠气和斧斫之痕，完全是胸有真意，再发乎其外，倒也天然浑成，绝非一般闭门造车的书法家想写就写得出来的。

”得到姚老师的首肯，康局长的字参展便不在话下。

杨登科说：“这可是康局长写得最好的一幅字，是他特意为老师的书法展写的。

”姚老师手拈唇下短须，智慧的目光在“同意已阅”四个字上停留了许久，然后沉吟道：“意阅，已同。

只觉得这四个字似曾相识，却一时忘了出自哪里了？登科，康局长可否跟你说过？”杨登科好不容易才强忍住没笑出来。

他知道姚老师看多了书法作品，习惯于先右后左竖读，才把“同意”“已阅”拆成了“意阅”“已同”的。

这两个莫名其妙的句不成句，词不是词的东西，恐怕是谁也找不到出处的。

这正是杨登科需要的效果。

他于是顺着杆子往上爬，说：“康局长没说什么，我也不好多问，怕他笑话我书读到牛屁眼里去了。不过姚老师您放心，康局长是正牌大学毕业生，学的虽然是经济方面的专业，但古文根底高深，读大学时还动过转中文系的念头。

估计他是从哪部旧典籍上摘下来的，我总觉得颇有《论语》和《道德经》的味道，说不定就是这些老古董上的大言。

管他呢，中华文明源远流长，各类典章旧籍简直是浩如烟海，任何人皓首穷经，也不可能遍览累积了数千年的皇皇卷帙。

<<心腹>>

而康局长拿这两句话作字，不更显得有书卷气和文化味么？”姚老师收回落在徽纸上的目光，望望窗外灰蒙蒙的天空，说：“我也有这种感觉。你回去告诉康局长，下周开展时，我将这幅作品挂在最当眼的地方，说不定还能评个奖呢！”……



## &lt;&lt;心腹&gt;&gt;

## 媒体关注与评论

自序领导肚子里的一根虫（自序） 我总觉得有些民间话语是很值得玩味的。比如说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亲信和知己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知之颇深，遇事不用明言，一个眼神一个小手势，甚至不用眼神和手势，也能心知肚明，心领神会，民间常说这个人是另一个人肚子里的一根虫。

这个说法实在是太地道了。

我在这本小说里所叙述的心腹，其实就是领导肚子里的一根虫。

这根虫当然不是天生就藏在领导肚子里的，而是通过不懈的努力，好不容易才钻进去的。

那么怎样才能如愿钻到领导的肚子里去呢？说穿了就是要有钻劲，要能铆足劲拼命往里钻。

当然仅仅有钻劲是不够的，还要掌握钻的要领。

钻的要领一般有三：一是要尖，二是要硬，三是要善于寻找下钻的地方，一钻一个准。

尖要尖如麦芒，尖如蜂刺，再细的孔一钻就入，没有孔也要钻出孔来。

不过光尖还不行，硬度不够，一钻就断，那也是钻不出什么名堂的。

人身上最硬的地方大概就是脑袋了，人们所谓的花岗岩脑袋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因此只要削尖脑袋，必然钻有成效。

如果削尖硬如花岗岩的脑袋还钻不进去，那就要考虑钻的方法是否得当，得另外寻找恰当时机和新的突破点。

有些领导也许确是用铜铁特制的，也大可不必气馁，铜身铁体也会留有软肋等着你下钻的。

锲而不舍，金石可镂，钻而不舍，铜铁可入。

钻进领导肚子后，还不能算是大功告成，还得经过一番历练，使出浑身解数往深里钻。

说白了，要能思领导之所思，急领导之所急，忧领导之所忧，乐领导之所乐。

领导想不到的，你先想到；领导想到了的，你已给领导做到。

领导的爱好就是自己的爱好，领导的工作就是自己的工作，领导的前程就是自己的前程。

还要善于把领导的上级当成自己的上级，把领导的朋友当成自己的朋友，把领导的敌人当成自己的敌人，把领导的仇恨当成自己的仇恨，把领导的爹妈当成自己的爹妈，把领导的儿女当成自己的儿女，惟独不能把领导的老婆和情人当成自己的老婆和情人。

大凡领导肚子里的虫，并非仅仅是为了做虫，因为再伟大的虫还只是一根虫。

做虫只不过是一种手段，成龙才是其真正的目的。

龙都是虫蜕变而来的，没做过虫就想成龙，那是痴人说梦，天方夜谭。

龙有大有小，小龙在大龙前面其实还是虫，虫变成小龙之后，只有继续做大龙肚子里的虫，才有可能变成大龙。

机关里的人说谁提拔了晋升了，叫做进步。

进步就是自进到步，先钻进去做虫，然后步步高升，由虫而为龙，由小龙而为大龙，这就是唯物论，也是辩证法，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这个铁律。

我在《心腹》里叙述了虫怎样钻进局长肚子，终于成龙的过程。

当然只是成了一条小龙，本来是有成大龙的可能的，但最后还是成不了。

成小龙在人，成大龙在天，那是没办法的。

就是由虫变小龙的过程，这根虫也不知蜕了几层皮，也是异乎寻常的艰难。

这根虫叫做杨登科。

这个名字是杨登科的爷爷给他取的，其殷切期望毕现于登科两个字里。

算来杨登科在机关里是根最小最小的虫了，这根虫要想钻进领导肚子里去，便显得更加不易。

好在杨登科脑袋削得尖，硬度也够，而且找准了领导的软肋，终于历经磨难，钻入领导的肚子，成了一条小龙，尽管这条小龙到了最后还是一条小虫。

.....

<<心腹>>

##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